蜀山劍俠傳/0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八回　得青霓 余瑩姑下山　認硃砂 秦素因感舊

下一回▶

瑩姑以爲藏在暗處，不會被人發現。誰想那夜光珠纔一出匣，便好似點了千百支蠟燭一般，把洞中照得如在青天白日之下。穿樹葉的女子一心觀寶，倒不曾留意。藍衣女子本自心虛，生怕師父飛劍前來，老是留神東瞧西望。瑩姑本在她身後，她猛一回頭，瞧見一個紅衣少女，一手拿着一口寶劍，正是當初她師父埋寶同時埋下的那口青霓劍。原說如若叛道，自有人用這口劍來殺她，焉得不膽裂魂飛呢！

那穿樹葉女子也看見瑩姑站在面前，她久聞元元大師的厲害，也自心驚。見藍衣女子嚇得那樣，祇得強打精神，先將兩樣寶物揣在身上，朝着瑩姑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膽敢前來窺探我們舉動！你可知鬼母山玄陰寨赤髮寨主大弟子翹翹的厲害麼？」瑩姑知道此時示弱，難免受害，索性詐她一詐，便答道：「何方妖女，竟敢到本山私放罪人，偷盜寶物！我奉師父之命，在此等候多時。速速將二寶放下，還可饒你不死。」那穿樹葉女子還未及答言，瑩姑手中的青霓劍已在手中不住地蹦跳，手微一鬆，便已脫手飛去，一道青光過處，穿藍衣的女子「哎喲」一聲，屍倒洞口。蠻姑翹翹（即穿樹葉衣女子）登時大怒，抖手中叉，那叉便飛起空中，發出烈焰紅光，與那青霓劍鬥在一處。瑩姑不會劍術，心知敵人厲害，暗暗焦急。正在無計可施，忽然洞外一聲斷喝道：「大膽妖孽，竟敢來山擾鬧！」言罷，元元大師已從洞外進來。翹翹知道大師厲害，收回叉，腳一蹬，一溜火光，徑直逃走。大師手一招，將劍收回。瑩姑見大師到來，心中大喜，正要開言，

大師擺手道：「一切事情，我已盡知。死的這人，是你不肖師姊王娟娟，也是她自作自受，纔有今日。她今日如果投奔異教，又不知要害人多少。這是天意假手於你，將她正法。我門下規矩甚嚴，你應當以此爲戒。這口青霓劍，乃是我當年煉魔之物，能發能收。既然被你發現，就賜與你吧。你異日如果犯了教規，你師姊便是你的榜樣。此間乃是香雪洞的後洞，早晚時有瘴氣，於初修道的人不宜。快將你師姊掘土掩埋，隨我回去吧。」瑩姑無意中得了一口飛劍，又感激，又快活，埋了王娟娟之後，便隨大師回洞。大師又傳她運用飛劍之法。大師賜劍之後，日常總教訓不可任性逞能，多所殺戮，居心要正直光明，不可偏私。惟獨於她要報仇之事，總是不置可否。瑩姑見師父不加攔阻，以爲默許，又有了這口飛劍，便打算求大師准她下山報仇。大師素日威嚴，對於門下弟子，不少假借辭色。瑩姑雖然性急，總不敢冒昧請求，便打算相機再託人關說。

那湖南大俠善化羅新的姑娘，衡山白雀洞金姥姥羅紫煙，同元元大師非常莫逆。每到羅浮梅花盛開時，定要到香雪洞盤桓一兩月。她很愛惜瑩姑，常勸大師盡心傳授。大師因當年王娟娟學成劍術之後，做了許多敗壞清規之事，見瑩姑性躁，殺氣太重，鑒於前事，執意不肯。就連青霓劍的賜與，也由於金姥姥的情面。本來她也未始不愛瑩姑的天資，不過不讓瑩姑碰碰釘子，磨平火氣之後，絕不傳她心法而已。瑩姑知道金姥姥肯代她進言，等到十月底邊金姥姥來到，瑩姑覷便跪求。金姥姥憐她孝思，果然替她求情。大師不大以爲然。她說：「當初事端，其過不在許某，他不過不該存心輕薄而已。雙方比劍總有勝敗，況且瑩姑母親不該先用暗器，把人家兄弟打成殘廢。許某爲手足報仇，乃是本分。他不曾傷人，足見存心厚道。又不貪色，尤爲可取。她母女心地褊狹，自己氣死，與人何干？當初我因見她孤苦無依，又可惜她的資質，纔收歸門下。你還怪我不肯以真傳相授，你看她纔得一口現成飛劍，功夫尚未入門，就敢離師下山，豈不可笑？」金姥姥道：「你不是打算造就她麼？你何妨將計就計，准她前去。許某如果品行不好，落得假手於她，成全她的心願；許某如果是個好人，你可如此這般，見景生情。如何？」大師這纔點頭應允。寫了一封信，把瑩姑叫至面前，說道：「你劍術尚未深造，便要下山。這次爲母報仇，雖說孝思，但這事起因，其罪不在許某。你既執意要去，你身劍不能合一，一個孤身女子，何處棲身？你可拿這封信去投奔漢陽白龍庵你同門師姊、我師姊神尼優曇的徒弟素因那裏居住。這信祇許素因一人拆看，不許他人拆看。一切聽她教導，見她猶如見我一般。到了漢口，先打聽許某爲人如何，如果是個好人，便須回省你母、姊自己當初的過錯，將這無價值的私怨取消。如果許某是個奸惡小人，你就與他無仇，也應該爲世除害，那就任你自己酌量而已。我這口青霓劍當年用時，頗爲得力。道成以後，用它不着，專門作爲本門執行清規之用。你師姊之死，也就因犯了清規。今既賜你，如果無故失落，被異教中人得去，那你就無須回來見我。大師伯若要回湖南，讓她帶你

同行，你孤身行路不便。你事辦完之後，便隨素因師兄在白龍庵修煉，聽我後命可也。」瑩姑從小生長綠林，又隨母親、姊姊周遊四方，過慣繁華生活。山中清苦寂寞好多年，聞得師父准她下山，滿心歡喜，當即俯首承訓，第二日，金姥姥羅紫煙帶了瑩姑，駕劍光直往漢陽白龍庵，將瑩姑放到地上，迴轉衡山。不提。

素因見了大師的信，明白用意，便對瑩姑說道：「你的仇人許鉞爲人正直，湘鄂一帶，頗有俠義名聲。照師叔信中之意，你這仇恐怕不能報吧？」瑩姑八年臥薪嚐膽，好容易能得報仇，如何肯聽。素因也不深勸，便叫瑩姑頭七日去與許鉞通知。瑩姑去後，忽然元元大師來到，便叫素因祇管同她前去，如此如此便了。原來元元大師自瑩姑走後，便跟蹤下來。囑咐完了素因之後，走出白龍庵，正要回山，忽然遇見朱梅。朱梅便代追雲叟約大師往成都，同破慈雲寺。大師又談起瑩姑之事，雙方商量第七天上同時露面。大師駕了朱梅的小舟，在隔江等候。

那瑩姑同許鉞打到中間，忽然一個瘦小老頭將青霓劍收去，大喫一驚。原盼素因相助，及見素因將劍光放出，又行收回，反倒朝那老頭跪拜，便知老頭來頭甚大，自己本想口出不遜，也不敢了。二劍全失，無顏回山，也不敢再見師父，情急心窄，便想躲到遠處去投江。元元大師正好在隔岸望見，瑩姑跳江幾次，被大師真氣逼退回身。正在納悶，回頭見素因趕到。大師知道素因有入海尋針之能，便想借此磨折於她，任她去跳。誰想反是許鉞將她救起。後來大師過江，將瑩姑救醒。她在昏迷中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打了一拳，跳起來便罵。及至看見師父，又愧又怕，忙過來不住地叩頭請罪。大師道：「你纔得下山，便背師訓。許檀越被你苦苦逼迫，你還敢用我的飛劍去妄報私仇，亂殺好人。若非朱師伯將劍收去，他已身首異處。他見你投江，也無非憐你一番愚孝，這樣寒天，奮不顧身，從萬頃洪濤中將你救起。你不知感恩戴德，反乘人不備，打得人家順嘴流血。我門下哪有你這種忘恩背本的業障？從此逐出門牆，再提是我徒弟，我用飛劍取你首級！」

瑩姑聞言，嚇得心驚膽裂，惟有叩頭求恕，不敢出聲。素因是小輩，不敢進言相勸。陶、許二人也不敢造次。還是朱梅道：「算了，夠她受了。看我面子，恕過她一次吧。如今他二人俱是落湯雞一般，好在來路被我逼起濃霧，無人看見。我們就近到許家去坐一坐，讓他們更衣喫飯吧。」元元大師這纔容顏轉霽道：「不是朱師伯與你講情，我定不能要你這個孽徒，還不上前謝過！」瑩姑纔放心站起，狼狼狽狽走到朱梅面前，剛要跪下，急得朱梅連忙跺腳，大嚷道：「我把你這老尼姑，你不知道我的老毛病麼，怎麼又來這一套？」大師忙道：「你朱師伯不受禮，就免了吧。快去謝許檀越救命之恩。」瑩姑先

時見許鉞幾番相讓，火氣頭上，並不承情。及至自己情急投江，到了水中，纔知尋死的滋味不大好受，後悔已是不及。醒來見身在江邊，祇顧到見仇眼紅，並不知是許鉞相救。適纔聽師父之言，不由暗佩許鉞捨身救敵，真是寬宏大量。又見許鉞臉上血迹未乾，知是自己一拳打傷。頓時仇恨消失，反倒有些過意不去。又經大師命她上前道謝，雖覺不好意思，怎敢違抗，靦靦腆腆地走了上前，正要開口。許鉞知機，忙向前一揖道：「愚下當初爲舍弟報仇，誤傷令堂，事出無心。今蒙大師解釋，姑娘大量寬容，許某已是感激不盡，何敢當姑娘賠話呢！」瑩姑自長成後，從未與男子交談。今見許鉞溫文爾雅，應對從容，不禁心平氣和，把敵對之心，化爲烏有。雖想也說兩句道歉話，到底面嫩，無法啓齒，福了兩福，臉一紅，急忙退到師父身旁站定。

許鉞便請衆人往家中更衣用飯。朱梅道：「你先同陶鈞回去，我們即刻就到。」陶、許二人不敢再說，便告辭先行。纔過適纔戰場，轉向街上，便遇見熟識的人問道：「許教師，你剛從江邊來麼，怎麼弄了一身的水？適纔那邊大霧，像初出鍋蒸籠一般，莫非大霧中失足落在江中麼？」陶、許二人纔明白在江邊打了一早晨，並無一個人去看，原來是大霧遮斷的原故。隨便敷衍路人兩句，轉回家去。二人纔進中廳，忽然眼前一亮，朱梅、元元大師、素因、瑩姑四人已經降下。許鉞髮妻故去已經四年，遺下衣物甚多。留下一兒一女，俱在親戚家附讀。家事由一個老年姑母掌管。便請衆人坐定，一面命人端茶備酒。急忙將姑母請出，叫她陪瑩姑去更換溼衣。自己也將溼衣重新換好，出來陪坐。大師已不食煙火食。素因喫素。朱梅、陶鈞倒是葷酒不忌，而且酒量甚豪，酒到杯空。移時瑩姑換好衣服出來，她在山中本未斷葷，常打鹿烤肉來喫，大師也命她入座。自己隨便喫了點果子，便囑咐瑩姑好生跟素因學劍，同朱梅定好在新正月前成都相會，將腳一登，駕劍光破空而去。瑩姑不知青霓劍是否還在朱梅手中，抑或被師父一怒收了回去，見師父一走，也不敢問，好生着急。素因見瑩姑坐立不安，心知爲的是兩口寶劍，便對瑩姑道：「師妹的兩口寶劍，俱是當世稀有之物，加上元元師叔的真傳，賢妹的天資，自必相得益彰。適纔元元師叔命我代爲保管，早晚陪賢妹用功。從今以後，我的荒庵，倒是不愁寂寞的了。」瑩姑聞言，知二劍未被師父收去，纔放寬心。這時陶、許二人都陪朱梅痛飲，殷殷相勸，無暇再講閒話。那素因心中有事，幾番要說出話來，見朱梅酒性正豪，知這老頭兒脾氣特別，不便插嘴攔他高興。那陶鈞在觀戰時，忽然素因喚他乳名，好生不解，本想要問，也因爲朱梅飲在高興頭上，自己拿着一把壺，不住地替他斟，沒有工夫顧到說話。大家祇好悶在肚裏。

這一頓酒飯，從未正直飲到酉初。素因本不用葷酒，瑩姑飯量也不大，陶、許二人也早已酒足飯飽。因都是晚輩，祇有恭恭敬敬地陪着。到了掌上燈來，朱梅已喝得醉眼模糊，

忽然對素因說道：「你們姊弟不見面，已快二十年了，回頭就要分別，怎麼你們還不認親呢？」素因聞言，站起答道：「弟子早就想問，因見師伯酒性正豪，不敢耽誤師伯的清興，所以沒有說出來。」朱梅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又拘禮了。我比不得李鬍子，有許多臭規矩。骨肉重逢，原是一件快活事，有話就說何妨？」

素因聞言，便對陶鈞道：「陶師弟，請問堂上尊大人，是不是單諱一個鑄字的呢？」陶鈞聞言，連忙站起答道：「先父正是單名這一個字，師姊何以知之？」素因聞言，不禁下淚道：「想不到二十年光陰，我姑父竟已下世去了。姑母王大夫人呢？」陶鈞道：「先父去世之後，先母第二年也相繼下世去了。小弟年幼，寒家無多親故。師姊何以這般稱呼，請道其詳。」素因含淚道：「龍官，你不認得身入空門的表姊了？你可記得十九年前的一個雪天晚上，我在姑父家中，同你玩得正好，忽然繼母打發人立逼着叫我回家過年，你拉我哭，不讓我走，我騙你說，第二日早上準來，我們一分手，就從此不見面的那個秦素因麼？」

陶鈞聞言，這纔想起幼年之事，也不禁傷心。答道：「你就是我舅家表姊，乳名玉妮的麼？我那舅父呢？」素因道：「愚姊自先母去世，先父把繼母扶正之後，平素對我十分虐待。多蒙姑父姑母垂愛，接到姑父家中撫養，此時我纔十二歲，你也纔五歲。先父原不打算做異族的官的，經不住繼母的朝夕絮聒，先父便活了心。我們分別那一天，便是先父受了滿奴的委用，署理山東青州知府。先父也知繼母恨我，本打算將愚姊寄養姑母家中，繼母執意不肯。先父又怕姑父母用大義責難，假說家中有事，硬把愚姊接回，一同上任。誰想大亂之後，人民雖然屈於異族暴力淫威，勉強服從，而一般忠義豪俠之士，大都心存故國，志在匡復。雖知大勢已去，但見一般苦難同胞受滿奴官吏的苛虐，便要出來打抱不平。先父爲人忠厚，錯用了一個家奴，便是接我回家的石升。他自隨先父到任之後，勾連幾個喪盡天良的幕賓，用繼母作爲引線，共同矇蔽先父，朋比爲奸，鬧得怨聲載道。不到一年，被當地一個俠僧，名叫超觀，本是前明的宗室，武功很好，夜入內室，本欲結果先父的性命。誰知先父同他認得，問起情由，纔知是家人、幕賓作弊，先父蒙在鼓裏。他說雖非先父主動，失察之罪，仍是不能寬容，便將先父削去一隻耳朵，以示儆戒。那惡奴、幕賓，俱被他梟去首級，懸掛在大堂上。先父知事不好，積威之下，又不敢埋怨繼母，費了許多情面，纔將惡奴、幕賓被殺的事彌縫過去。急忙辭官，打算回家，連氣帶急，死在路上。繼母本是由妾扶正，又無兒女，她見先父死去，草草埋葬，把所有財物變賣銀兩，本打算帶我回到安徽嬸家去。走到半路，又遇見強人，將她殺死。正要將我搶走，恰好恩師四川峨山凝玉峯神尼優曇大師走過，將強人殺死，將我帶到山中修道。面壁十年，纔得身劍合一。奉師命下山，在成都碧筠庵居住。兩年前，又奉恩

師之命，將碧筠庵借與醉師叔居住，以作異日各位師伯師叔、兄弟姊妹們聚會之所，叫我來這漢陽白龍庵參修行道。適纔見賢弟十分面熟，聽說姓陶，又被我發現你耳輪後一粒硃砂紅痣，我便叫了賢弟的乳名，見你答應，便知絕無差錯，正要問前因後果、對你細說時，朱師伯已顯現出法身。以後急於救人，就沒有機會說話了。朱師伯前輩是劍仙中的神龍嵩山二老之一，輕易不收徒弟，你是怎生得拜在門下？造化真是不小！」陶鈞聞言，甚是傷感，也把別後情形及拜師的經過，仔細說了一遍。

那許鉞見衆人俱是有名劍仙的弟子，心中非常羨慕，不禁現於辭色。朱梅看了許鉞臉上的神氣，對他笑道：「你早晚也是劍俠中人，你忙甚麼呢？將來峨眉鬥劍，你同瑩姑正是一對重要人物。你如不去做癩和尚的徒弟，白骨箭誰人去破呢？我不收你，正是要成就你的良緣，你怎麼心中還不舒服呢？」許鉞聞朱梅之言，雖然多少不解，估量自己將來也能廁身劍俠之門，但不知他說那俠僧軼凡劍術如何。便站起身來，就勢問道：「弟子承老前輩不棄，指示投師門徑。所說三游洞隱居這位師父，但不知他老人家是哪派劍仙？可能收弟子這般庸才麼？」朱梅道：「你問癩和尚麼？他能耐大得緊呢！尤其是擅長專門降魔。我既介紹你去，他怎好意思不收？不過他的脾氣比我還古怪，你可得留點神。如果到時你不能忍受，錯過機會，那你這輩子就沒人要了。」許鉞連忙躬身答應。朱梅又對素因道：「破慈雲寺須是少不得你。天已不早，你同瑩姑回庵，我這就同陶鈞到青城山去。我們大家散了吧。」許鉞雖然惜別，知朱梅脾氣特別，不敢深留。

當下衆人分手，除許鉞明春到三游洞投師，暫時不走外，素因同瑩姑迴轉白龍庵，朱梅便帶了陶鈞，駕起劍光，往青城山金鞭崖而去。